

# 天然成机趣



□ □  
文 / 杜建华  
图 / 王双才

一个剧种有一个剧种之名剧，京剧之《贵妃醉酒》、越剧之《红楼梦》、黄梅戏之《天仙配》、川剧之《拉郎配》，这些剧目各有风致韵味，换一个剧种声腔来演唱，可能味道就差一些了。但有一出戏是个例外，川剧作家李明璋在50年代将关汉卿之名著《望江亭》改编成川剧《谭记儿》，经川剧表演艺术家杨淑英和名丑李笑非合作推上舞台，迅速演红了半个中国，又演到了东欧四国。接着此戏被中国京剧院改编为《望江亭》，成了大名鼎鼎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的代表剧目，又经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，在60年代初堪称家喻户晓之名剧。该剧之取胜并不依靠特技或噱头，而是在其戏剧结构中蕴涵的无穷机趣。

孀居少妇谭记儿才貌出众，与年轻有为的新任潭州太守白士

中结为伉俪。太尉之子杨衙内早对谭记儿垂涎三尺，闻讯大为恼怒，遂罗织罪名，骗得皇帝圣旨及上方宝剑到潭州缉杀白士中。谭记儿设下计谋，智取圣旨及上方宝剑。杨衙内暗害白士中不成，反被拘押。

先贤李渔著《闲情偶寄》，提出了“重机趣”这样一个颇有创建的戏曲理念。他说：“机趣二字，填词家必不可少。机者传奇之精神，趣者传奇之风致，少此二物，则如泥人土马，有生形而无生气。”川剧《谭记儿》则可谓占尽传奇之精神风致，剧情大起大落，却无突兀之感，情势急迫惊险，而又笑料迭出。难得的是这些笑料的安排不见人工斧凿之痕迹，而是自然融于整个戏剧结构之中，其笑料的出现，恰好是剧情演进的必然结果。先说白士中与谭记儿相会订亲的过程就充满着机趣。

姑母让白暂避房内，待自己探得谭记儿口风后，以咳嗽为信号，白再出面礼见谭氏。不料姑母刚说到有一“官宦人家，名冠一州”，谭误以为是指杨衙内，当即严词拒绝，姑母急得咳嗽起来。白士中在门后偷看到相貌出众、举止淑雅的谭记儿早已怦然心动，听得暗号便急忙出来向谭记儿表露心迹。白的唐突造次，谭的茫然无措，明白就里之后，白的羞愧歉疚，谭的释然喜悦，构成了天然的喜剧情势。剧情的后续发展则更出人意料之外。月色朦胧，谭记儿假扮成打鱼的张二嫂，以卖鱼为由来到杨衙内下榻的望江亭。杨醉意阑珊中觉得眼前的渔妇似曾相识，却被机智过人的谭记儿巧言搪塞过去。杨因有美人陪伴，兴致勃发，饮酒赋诗，醉而昏睡。谭记儿用杨刚写的歪诗换下诏书，又拔出尚方宝剑，将剖鱼刀插进刀鞘，悄然乘船离去。次日，杨衙内气势汹汹闯进潭州太守衙门，一心要“杀夫夺妻劫印绶”，白士中则惴惴不安，正襟危坐，一动一静，对比鲜明。杨衙内威风八面从衣袖中取出“诏书”宣读：“月儿弯弯照楼台，楼高又怕摔下来……”至此，紧张局势陡转，杨的器张气焰减掉一半，接着他又使劲拔出尚方宝剑——剖鱼刀，这下“钦犯”与钦差的身份陡然逆转，剑拔弩张的危急气氛顿时消解于观众的笑声之中。

京剧与川剧的谭记儿各有千秋，张君秋贤淑秀雅，字正腔圆，颇有京剧大青衣风范；杨淑英则刚柔相济，机敏泼辣，更地方化。京剧装扮的张二嫂披蓑衣，戴斗篷，双才先生作画之本乃川剧《谭记儿》。